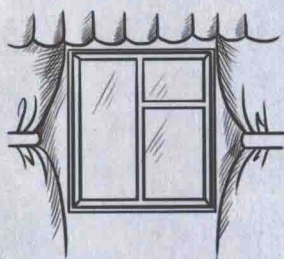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〔中国书籍文学馆·散文苑〕

西窗



李惊涛 / 著

西窗里的风景，掩映复杂人生，出乎意料之外；
西窗外的风景，激起万丈红尘，却在情理之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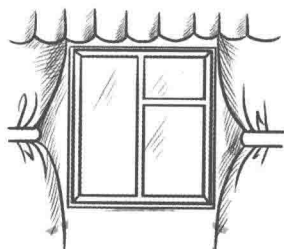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〔中国书籍文学馆·散文苑〕

西窗

麗萍題
圖

李惊涛 /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窗 / 李惊涛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 , 2014.3

(中国书籍文学馆 · 散文苑)

ISBN 978-7-5068-3974-7

I . ①西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5236 号



图书策划 武一斌 任建

责任编辑 王文军 刘娜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 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81 千字

印 张 14.5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974-7

定 价 28.00 元

序

李敬泽

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，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、爱文学的人开放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——“文革”时有一论断叫做“读书无用论”，说的是，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，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，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。但说到读文学书，我也是主张“读书无用”的，读一本小说、一本诗，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，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，那不如不读，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，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、诗给读歪了。怀无用之心，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，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，它所能予人的，不过是此心的宽敞、丰富。

实则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并非一个场所，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、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。按照规划，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，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

品，就好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，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。

现在要说的是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这批实力派作家，这些人我大多熟悉，有的还是多年朋友。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，现在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，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。

当代文学，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，大抵集中在两端：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，十儿人而已；另一端则是“新锐”青年。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，很舍得言辞和篇幅。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，一批作家不青年了，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，他们写了很多年，还在继续写下去，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，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。

但此中确有高手。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，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：

一、他确实没有才华。

二、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，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。

三、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。

四、他的运气不佳，或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，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、记住他。

也许还能列出几条，仅就这几条而言，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，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。实际上，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可能性和创造契机，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。

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、值得期待的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，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色——它可能

真的构成一个场所，在这个场所中，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，而且，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，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，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，或许是别有洞天，或许是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……

自序

散文在我的文字生涯里，是作为记录生命历程的文体存在的。当虚构的冲动足够有力时，我会写小说；当理性的思考水落石出时，我会写评论。在理性的思考退席而虚构的冲动未至时，我会回眸来路，写些散文。借助散文，我看见自己怎样从 20 世纪六十年代一路走来，穿过 21 世纪的门槛，走向今天的自己。

人是一个不断向自身生成的过程。这本散文集就是这个过程的记录。因此书里的 38 篇散文，既是我献给母亲，也是我献给朋友，更是我献给逝去的时光的文章；里面有喜悦，有泪水，有疼痛，有感恩，有缅怀，有忏悔，有惊悸，有解嘲。读者如果有心情读下去，会看见我和我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师长，也会看见很多我不熟悉、您更陌生的人，那是我们同生共处的族群。相对于虚构，非虚构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叙述；在这个意义上，生活把精彩赐给了散文。

作家陈武先生，是我的挚友。经他力推，《西窗》有了走向读者的机会。写下这篇自序时，恰逢 2013 年“感恩节”。我感谢陈武先生的友情，感谢出版社的美意，感谢读者的厚爱。

厚 第
土 辑

- 生命中那时光 / 002
北 窗 / 023
借 宿 / 027
我们的棉花，我们的棉衣 / 040
年夜饭 / 047
青红丝月饼 / 056
面疙瘩汤 / 061
桃 酥 / 064
童年哥 / 067
乡 音 / 075
血缘亲情有密码 / 078
母亲的勇敢 / 080
聆 听 / 083
青 山 / 093

阳 第二辑
光

- 歌神下嫁给朋友 / 098
本夫的预言 / 111
多年朋友成兄弟 / 113
梅干菜与野花椒 / 115
在深夜行走 / 121
想起了“郁州书屋” / 124
那年那月那些人 / 127
炉 火 / 131
春天的故事 / 134
带刀斧的女人 / 138
诺贝尔情结 / 141
已列入史册 / 148
西 窗 / 153
以前和以后 / 161

河 第三辑
流

见面，或见字如面 / 166

火车票 / 174

丛林故事 / 177

女 鬼 / 180

讲 座 / 182

与大师共生 / 1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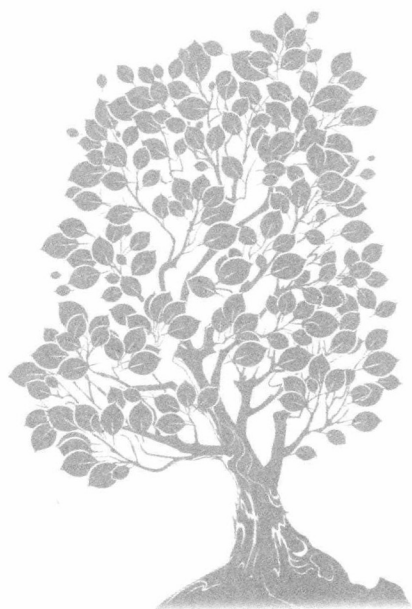
春 寒 / 188

风 险 / 192

都市的品质 / 197

后来的 20 分钟 / 202

高速回家 / 209



厚
土

第一辑

生命中那时光

有一种风声，传了好几天了，就是我们可能要离开家，到很远的地方去。这让我们兄弟姊妹心里怦怦直跳，有些紧张；隐隐地，又有些期盼。终于，某天晚上，院子里的鹅们和狗都安静下来后，母亲郑重地对我们说，明天早晨走。

我们听了，像士兵接到了指挥员命令，瞬间进入了临战状态，开始整理各自的东西。好收拾的先收拾：一只装有钢弹的蹀（陀螺），被我摁进一只广口瓶，并用棉花塞住；一把小刀，我裹了两三层“田字格”纸，压进了一只纸药盒。接着就到了重点，整理画书：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和《我的大学》必须带走；《小马倌》里的“大皮靴叔叔”是最爱，也不能丢下；难以割舍的，还有《红灯记》和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因为李铁梅像孪生妹妹中的春燕，而小常宝则像春晓。《一块银元》太吓人，就不带了；但是《一支驳壳枪》带不带呢？我很纠结。接着，更棘手的难题来了：“胡里”怎么办？“芦花”怎么办？鹅们怎么办？大狗怎么办？……

“胡里”是一只小公鸡，妹妹春晓为它起的名字，出处不详；“芦花”则是一只小母鸡，因为毛色像芦苇花穗，属实至名归。它们和家里的五六只鹅，与两个妹妹朝夕相处，彼此能够听懂语言、读

懂眼神，正像家里那条大狗与我和二哥的关系。

母亲在默默地准备行李，并让我们上床睡觉。我们磨磨蹭蹭地不睡，东藏西掖，开始安置那些带不走的心爱之物。床底下，墙缝里，房梁上，能想到的地方，都想了，都试了，直到母亲下达立即入睡的命令。我们躺在床上，把耳朵像兔子那样竖起来，听着母亲忙碌的声息；眼睛睁得很大，看见母亲的身影随着灯影摇晃。渐渐地，我们沉入了无边的黑暗。

黑暗慢慢消退。灰蒙蒙的光线里，从大新庄赶来的李传民，已经在院里架好了独轮车。李传民是个方脸汉子，话不多；不像他蓄有唇髭的麻脸哥哥李传公那样能说会道。独轮车两侧的柳条筐里，已经垫上了柔软的稻草。两个5岁的妹妹，睡眼惺忪，分别被抱进了两侧车筐的上侧；8岁的二哥和7岁的我，则昏头涨脑地爬入车筐下侧。车杠上，安放了母亲打好的两只包袱。李传民架起车子，试了试分量，回头对母亲说，老周，你“脚轧车”（即自行车）快，我先走了。

独轮车出了院子，很快到了村口。我们看见，天还是青灰色，西天上还有几颗大星，东边则透出一些橘红色。村边，有个早起的扛着铁锹的村民，神情疑惑地望着我们。母亲从后面跟上来了。她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坐着11岁的大哥；前梁上，坐着10岁的姐姐；车把上，则分别挂了两只提包，印着武汉长江大桥和飞机图案的那种。我们在村口会合了。母亲回头看了看家所在的那条街，又向村西望了望，神情坚定地说，走吧，传民。

这是1967年初冬的某个清晨。35岁的母亲，带着她的六个孩子，在李传民协助下，从江苏省赣榆县城附近我们居住的移民村出发，踏上了长达三年的漫漫流亡路。原因是她的丈夫，我们的父亲，被县里一个叫“革联”的造反派组织，假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某条济南军区的“支左”新闻，宣布为“反革命”。在全家流亡

前，我们的父亲已经被母亲先期护送出县境，潜行到北京“讨说法”去了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我们的母亲可能也快要被那个造反派组织宣布为“反革命”家属，受到揪斗和关押。母亲找到父亲的同道李传公，请他协助我们全家逃亡；李传公让本分木讷的弟弟李传民出了脚力。当然，那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。

蜿蜒的土路在独轮车和自行车下延伸。起伏不定的远山近水，在路边树木的缝隙间一寸寸、一尺尺地移动着。天渐渐亮了。太阳也升起来了，而且越升越高。我们听见大人气喘吁吁的对话——

墩尚过了吧，传民？骑着自行车的母亲问。

过了，嫂子，就要到沙河了。李传民说，再朝前，就是黄川了。

看来，一行人离开家已经十几公里了。我们忽然想起来，头天夜里收拾好的东西，匆忙间并未带走，全落在了家里。你怨我、我怨你开始了，我们嘟嘟囔囔，希望大人停下来，返回去，以便取回那些宝贝。但是大人沉默着。我们耳畔传来的是车轮滚过土路匀称而又呆板的沙沙声。眼见返回无望，让人更加忧虑的“胡里”、“芦花”、鹅们和大狗，又开始在我们脑海里闪现。它们该睡醒了吧。我们都走了，它们饿了怎么办？谁来喂？……

黄川已经退到身后，前面就是青湖，快要走出江苏省界了。我们避难的目的地，是父亲的故乡，我们的老家，山东省郯城县高峰头公社蒲汪村。

上岭，下坡，过桥，涉水。在母亲和李传民默默的骑行与步行中，迎接我们兄弟姊妹的鲁南大地，用颠簸的方式，让我们正在发育中的身体感受它的沟沟坎坎。晌午时分，母亲让李传民停下来，一行人在路边卖炸油条的草棚里吃煎饼；之后，又拐上了307公路。因为我和二哥的身体是朝下斜躺着的，在独轮车平稳的疾行中，缓缓移动的天空，仿佛倾斜着悠悠地朝后退去。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地麻木起来。除了偶尔往南疾飞的一两列大雁，我什么都看不

到；慢慢地，意识开始有些模糊。后来车身一颤，我睁开了眼睛，却发现什么都看不清楚了。原来天色已经黑了下来。李传民将两个妹妹分别抱出来，又让我和二哥下车。我想爬出车筐，但我看见自己的双腿一动不动。它们好像不是我的腿。我摸着它们，就像摸着两截木头一样。它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知觉。我用手把它们搬出车筐，身体跟着爬出车子。李传民细心地让我们兄妹四人在柳条筐里的位置作了互换。

在沉沉的夜色中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们看不见母亲、大哥和大姐，心生忐忑，异口同声地问李传民，妈妈呢？俺哥呢？俺姐呢？李传民说，“脚轧车”快，我撵（赶）不上呀。原来大约在一个叫双店的地方，他们走散了。已经推车步行了一天半夜、疲惫至极的李传民，没有忘记安慰车筐里四个不安的儿童。莫害吓得慌，他说，我使劲撵。

夜色完全覆盖了鲁南地界。星星们摇晃着，再次缀满天空。冬夜里，飒飒风声中偶尔会传来一两声狼嚎。在李传民吃力的喘息和单调的脚步声中，我们感到自己在黑沉沉的夜色里，越陷越深，渐渐地，连一点微弱的光也看不见了。

眼前再次有了些光亮的时候，人声也忽然嘈杂起来。我们听见了与自己完全不同、却与父亲相同的口音。人们七手八脚地将我们抱出车筐，嘘寒问暖，领进屋里。原来李传民用独轮车推着我们，已经走了一天一夜，在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，终于抵达父亲的老家蒲汪村，来到了我们爷爷的家里。

暗淡的光线，将亲族们的影子贴到墙上。有人让我们喊叔叔、婶子，有人让我们喊哥哥、姐姐。有人大叫，烧“汤”喝！烧“汤”喝！我们看见满屋子人，都亲热地围着我们，向一位长者夸奖我的两个妹妹，说“真俊”。长者个头很高，大约在一米八以上。灯影憧憧中，他的神情说不清是和蔼还是威严。他像是审问一样，一一

核对着我们的名字，说，你叫月恒？你叫毅恒？你是春晓？你是春燕？这时候，一个宽脸膛的汉子命令我们，都叫“爷爷”！我们才知道，长者便是父亲的父亲，我们的爷爷。我们纷纷叫他“爷爷”，他却不一一答应，忽然命令李传民赶紧脱袜子。原来由于持续赶路，李传民的双脚已经肿胀得像两只大萝卜，袜子快要褪不下来了。

大约半个小时后，“汤”端来了。我们一看，不是菜汤，而是稀得只见汤汁不见米粒的稀饭。原来老家人把稀饭叫做“汤”！有人又喊，光喝“汤”怎么行？拿“捻拧”、拿“捻拧”！“捻拧”拿来了。我们一看，竟然是煎饼！原来老家人把煎饼叫做“捻拧”。而且，最让我们觉得奇怪的，是老家人叠煎饼时糙面不是朝里而是朝外。有人又大叫，拿盐豆子、拿咸菜！盐豆子和咸菜端来了。我们闻见了一股难闻的气味。那是盐豆子发出的气息。再看咸菜，更加诧异，黑乎乎、软唧唧的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我们问被称作哥哥和姐姐的，那是什么咸菜。他们说，就是咸菜嘛。我们问是用什么做的。他们说，什么做的？疙瘩芥！多年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所谓“疙瘩芥”，实际上是芜菁与苜蓝的合称，老家人在秋季收割以后，先是用文火将其慢慢煮熟，俗称“烋”，而后以特殊工艺处理——我不知道怎么制作，只能名以“特殊工艺”，便成了可以长时间存放的黑乎乎的咸菜。盐豆子和咸菜虽然气味不佳，但风味确实独特，吃罢口中回香。

忙乱之中，我们的母亲带着大哥、大姐也赶到了。母亲手腕上缠着一条毛巾，已经湿透；虽然疲惫，但看见我们先到了，十分高兴。她问候了爷爷，又和大家一一招呼，最后才和李传民说起沿途情况。本来，在父亲逃亡时，母亲曾经用自行车驮他到过蒲汪。但初冬时节的黄昏，天黑得特别快。骑车走在前头的母亲，在双店附近的一条岔路口偏离了方向；待意识到迷了路，都快要骑到新沂了。重新折回 307 公路，已经听见附近村庄的鸡开始叫第三遍。算起来，

母亲带着大哥、大姐和两个包袱，一天一夜骑行的路程远远超过150公里。有人为母亲和大哥、大姐盛上“汤”，让他们趁热喝。有人用“捻拧”卷了盐豆子送到母亲面前，母亲并没伸手去接。也许她又困又累，已经没有接煎饼的力气了。那人以为母亲不要，转而递给大哥。大哥吃了一口，立即吐出来，说，怎么有一股臭脚丫子味儿？！那人很不悦，说大哥是怎么说话的。大哥说，就是嘛，跟焐过的虾皮子一样。

大家吃罢“捻拧”、喝罢“汤”，我们听见了第四遍鸡叫，天光已经发白。亲族们纷纷出了屋子走散回家。李传民一夜没合眼，却执意要启程返回赣榆县。母亲让他休息一天再走。李传民坚持说，嫂子，回去晚了，会有人怀疑我啊。母亲只好同意，送李传民到了村口，看着他的身影在乡间土路上慢慢变小，变淡，变到没有，才回到爷爷家里。几年以后，我们才知道李传民回到赣榆县大新庄家里后，立即遭到造反派揪斗，吃了很多苦，却始终没有承认曾经出过省界、到过郯城。在我们全家流亡的过程中，李传民堪称第一恩人。

天色已经大亮。我们看见并且看清了从未谋面的爷爷。爷爷身材颇长，蓄须，手持长柄旱烟袋，着藏青长袍，配酱色短褙，称我们的母亲“永恒娘”。永恒是我们大哥的乳名。鲁南长辈称呼儿媳，往往不直呼其名，而是用儿媳第一个孩子“转移呼叫”，俗称“比着叫”。

永恒娘，你们娘几个住家里。我们的爷爷安排道，我搬到麦场屋里住了。

自那以后，印象里，爷爷便很少回家，也就是他那两间屋子。他一个人住在村里打麦场边的小屋里。我有时候会到那里看他。初冬的阳光里，爷爷笑容慈祥，确认我是毅恒后，转身走进场屋，用“捻拧”卷了盐豆子炒鸡蛋，塞给我说，吃吧。我猜测，那是他并不